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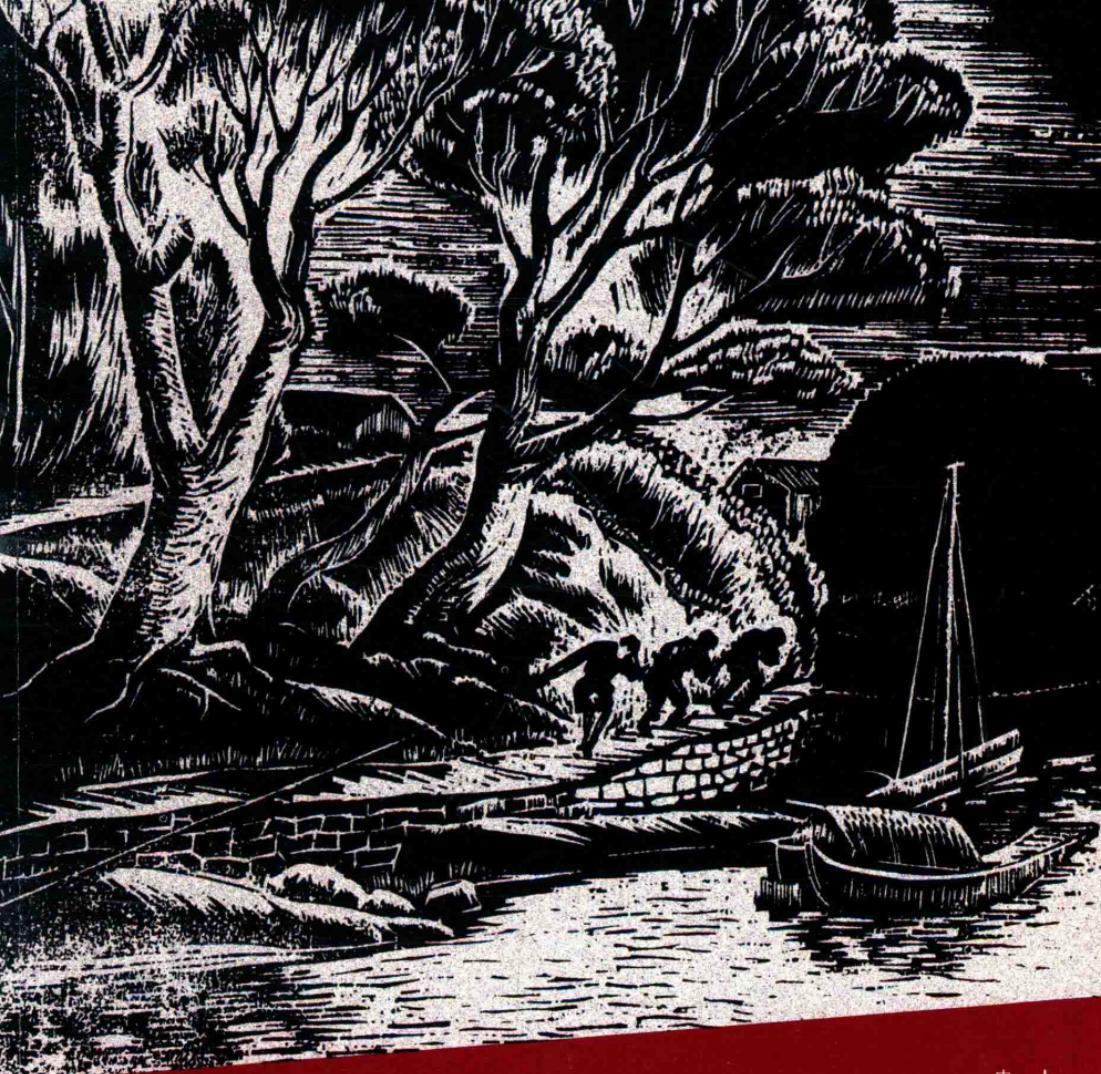
“美联”与 左翼美术运动

乔丽华 著

时代美术社的成立与使命 / 美联成立初期 /

美联的恢复与发展 / 革命中国之新艺术——新兴版画 /

美联与革命活动 / 从“革命”到“救亡” / 美联盟员考略





“美联”与 左翼美术运动

乔丽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乔丽华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13872 - 8

I. ①美… II. ①中… ②上… ③乔… III. ①美术史—中国—现代 IV. ①J1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3636 号

责任编辑 王继峰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 •

“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上海鲁迅纪念馆

乔丽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305,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872 - 8/J · 448

定价 4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中国革命与文化宣传——以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心的研究”
(14JJD710006) 阶段性成果

“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任 徐建刚 王锡荣

副主任 严爱云 缪君奇

编 委 乔丽华 吴海勇

前　　言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迄今已有80多年了。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当时，这场文化运动声势浩大。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出版、文艺社科理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文化“围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标志，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辉煌一页。

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既顺应了世界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也是出于团结广大左翼文化人、加强宣传工作的自身组织需求。这场运动涉及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影响辐射全国，乃至海外。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主要秉承现实主义的文艺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疾苦，传递社会呼唤公平正义之声，为兴盛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极大地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就组织效果而言，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功发动与迅猛推进，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政治，有效地引领了社会舆论导向，使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对中国前途充满希望。

用政治学理论加以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冲决，关涉文化话语权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如果着眼于统一战线的视角，这段历史还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实施统一战线的有效尝试。尽管受到从冒险主义到教条主义的两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党的文化工作者还是努力结合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只团结下层人士的思维羁绊；当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他们迅速着手建立文化界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这整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尤为难能可贵。

以“左联”成立为发轫的左翼文学运动，使大革命时期萌发的革命文学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之路。正如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

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高度评价：“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以及雕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艺方面的突破，不仅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内容拓展，还在于形式方面的积极探索。同时期，左翼文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先进文艺作品进行了大量翻译，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不但加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在社科领域激浊扬清，而且大大拓展了同国外左翼文化界的交流。此外，左翼文化运动还涉及语言学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等诸多文化领域。左翼文化运动呈现出立体多面的气象，且取得丰硕的成果，令人称叹不已。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这其中，党如何成功地领导文化工作，特别值得我们汲取历史经验。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29年10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翌年10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又成为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的有力抓手。而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先后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语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等社团，以及活跃其中的党团组织，更是不啻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前沿战斗核心，其间蕴藏着无限的政治智慧与文化历史密码。

为了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提炼党史国史的历史智慧，借以资政育人、服务当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近年联手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开展了“上海左翼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研究实现了党史职能部门与社会科研力量的整合，课题子项设置侧重分论各“联”与相关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关联。如此课题设计，在有利于发挥相关研究者的学科专长，推进左翼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同时，不免存在着切割历史的缺憾，而事实上，跨界发展在左翼文化人那里并非个案，各“联”的互动也值得进行历史钩沉。尽管存有不足之处，该课题对于深化各“联”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意义；系列成果的陆续推出，对于推进上海左翼文化研究当不无裨益。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向这段历史投以深邃的目光，我们热忱期待。

引言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高度，开启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篇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1930年初发端于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土地革命时期，美联盟员及大批左翼青年画家前赴后继、不畏艰险，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围剿，在白色恐怖下艰难地开拓出革命美术的一个个阵地；抗战时期，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更是成为民族生存和斗争的号角，成为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在解放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翼美术传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相比于左联、剧联等左翼团体的研究，对“八大联”之一的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研究和认识还很不够。对此，许幸之在《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前后》一文中就曾提到，后人对于美联存在着诸多误解：

有人认为：“1930年2月，少数左翼美术家成立了‘时代美术社’，发表告全国青年美术家宣言（见《萌芽》第4期），不久又改称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但因人数少，活动也不积极。”也有人认为：“左翼美术家联盟在1930年初夏即已在上海成立，由许幸之、沈叶沉等组成，归文化总同盟领导。但不久无形之中陷于停顿。”更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只承认“1930年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左翼的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音乐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电影演员联盟等组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声势”。却一笔勾销了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存在。这些史论家既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又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妄加论断，实属可悲。^①

有鉴于此，身为时代美术社发起人及美联第一任主席，许幸之在纪念左翼文化运动50周年之际，特撰写《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前后》一文，“澄清一下美联的发生和发展的史实及其成立前后的情况”。他溯本追源，从时代美术社与中华艺大的关系谈起，直至美联的成立及受挫，春地画会的成立及其后新兴木刻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勾勒出了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发展的基本面貌。

美联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是不可能抹去的。当时的《红旗日报》及《文艺新闻》均有报道，这一阶段左翼美术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②但要更好

① 许幸之：《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前后》，载李桦等编：《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周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3页。

② 以下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明确提到美联的文件或报道：潘汉年：《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文化斗争》）；《革命文学团体号召反对国民党摧残文化运动周》（《红旗日报》1930年8月27日）；《最先锋的美术集团——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红旗日报》1930年9月1日）；《左翼文化界 抗日反帝大行进》之《揭发国联欺骗美联之具体表示》（《文艺新闻》1930年10月5日第2版）；《美联复活——克服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困难 于四月二日集会恢复组织》（《文艺新闻》1932年4月11日）；《泼刺活跃的美联——复活后将走进工厂》（《文艺新闻》1932年4月25日第2版）。1932年3月5日，文总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为坚持反日战争到底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红军通电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署名的团体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文艺研究会、中国左翼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普罗新闻学研究会、中国工农通讯社、中国青年世界读书联盟等九个组织。另，方明的《鲁迅五十生寿纪念会》（《出版月刊》1930年第8、9、10号）提及“参加有左联、社联、美联、剧联诸代表”。

地认识美联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关系,以及它在整个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还需进一步弄清楚美联这个组织的基本情况,全面考察和梳理相关史实。

对于美联的组织活动,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也曾试图作出概况总结。除许幸之外,曾担任美联总干事、党团书记的于海在《历史的借鉴》一文中,指出美联的活动时间比较短,他认为从时间上说,也从美联的活动成效上说,大体上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美联成立大会召开(1930年7月底或8月初)到1930年冬或1931年初,随着李立三城市武装起义计划的失败,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日益加重,盟员们日渐零落星散,美联的活动越来越难以开展,最终因主客观原因陷于停顿;第二个时期是从1931年夏杭州一八艺社到上海举办展览,到1932年7月春地美术馆研究所被破坏。此后虽有部分美联盟员以野风画会名义坚持战斗,但在王明路线错误引领下终究难以坚持。对于这两个时期,他认为有许多教训,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潮影响,“把艺术活动主要作为一种可利用的革命工具,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思想上又过于麻痹”等,而使美联的工作无法持续。对比之下,更认识到鲁迅一手扶植的木刻运动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吴似鸿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活动片断》一文,也对美联的工作有所评点。她指出1930年初夏成立的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就无形之中陷于停顿,1931年下半年虽然开展了一些活动,但由于美术家一向自由散漫等原因,“不但美联组织未能恢复,连原有的那些研究会也停顿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美联在文总、左联、剧联的领导下才恢复组织。她重点回顾了春地美术馆研究所和野风画会及大地画会时期美联盟员的组织活动,直至1933年春以后她离开了美联。对于这之后各团体的活动情况,她指出:“这都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盟员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活动。左翼美联经过五年艰苦斗争以至牺牲生命,始终以前仆后继的精神,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其他如胡一川、陈卓坤、江丰、刘芳松等人的文章,主要回忆一八艺社与美联的关系,重点总结了从春地美术馆研究所到野风画会以后的组织活动情况,以及鲁迅对左翼美术青年的指导。这些回忆资料对后人了解美

联及早期左翼美术运动是非常宝贵的，但作为亲历者，大多局限于自身参与的某个阶段，而未能对美联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作出清晰概括的描述。

而受到上述回忆资料的影响，研究者在对美联进行总结时，也往往侧重于某个时间段。黄可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及《“美联”六年间》等文章，主要介绍了从时代美术社到美联成立初期的组织活动，对于美联中后期的活动，他是这样表述的：“美联和左联、剧联在当时的活动，都受到‘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干扰；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加剧，在1931年春先后解散，转入了地下活动。美联成员转入地下后，组织灵活多样的小型美术社团，以游击战的方式坚持革命美术活动，使一度处于低潮的左翼美术运动，打开困难局面而活跃起来。这些小型革命美术社团，分散在上海的南市、闸北、江湾、北四川路和市中心区，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坚持革命美术活动。”总之，认为美联在1931年春后就转入地下活动，而没有提及1932年初“美联”有一个组织恢复、班子大变动的过程。

王观泉在《美联与时代美术社》一节中则主要强调了1932年美联复活后的成绩。他指出，美联是“松散联盟”，“当时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实际上是由一八艺社以及以后的春地画会为联络中心展开活动的”^①。他还进一步指出：

正因为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成立的美联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消失了，所以才有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的“美联复活大会”。^②这次复活大会由文总委派干部协助工作，这第二届的美联，与许幸之等完全没有关系，是由江丰、胡一川、陈卓坤、于海、陈铁耕、夏朋、马达、野夫、陈烟桥等木刻青年先后组织的野风画会，涛空画会，野穗社，MK木刻研究会等美术团体（有时利用美联的名义）负责展开进步美术运动的。正因为美联是一个空架子，因此当那些木刻团体遭到国民党破坏后，实际美术活动皆由上述各画会的同志们在鲁迅和左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也正因为如此，到

① 王观泉：《美联与时代美术社》，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6页。

② 美联复活大会时间为1932年4月2日，此处当属印刷之误。

了一九三五年底三六年初，解散左翼各联盟时，就不存在解散左翼美术家联盟的问题。^①

上述二位对美联的两个阶段，可以说评价迥异。这启发我们思考一些问题，例如，最初成立的美联究竟有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美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它对左翼美术运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应该看到，最初成立的美联有一个酝酿准备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应被忽视。1930年7月美联成立大会的召开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左翼美术运动在更早以前就发端了。夏衍、许幸之等回顾美联成立过程，都提到时代美术社这个不容忽视的阶段。许幸之曾这样论述二者的关系：“美联成立后，时代美术社就停止了活动，它实际上是美联的前身，美联是它的后继。所以既非化名，又非改称，而是两个社团之间的前后关系，是序幕和全剧相互联系的关系。”^②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也曾谈到美联成立前后上海左翼美术界的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一带已经有了几个进步的美术团体，其中之一就是由鲁迅领导的、成立于一九二八年的“朝花社”；其次是一九二九年成立于杭州的“一八艺社”（因为一九二九年是民国十八年，故名“一八艺社”），这是以国立西湖美专为中心的进步学生的组织，参加者有胡一川、刘梦茵、李可染等；第三个是“时代美术社”，这也可以说是和上海艺术剧社同时成立的姊妹团体，参加者有沈西苓、许幸之、王一榴、汤晓丹等；还有一个是“上海漫画会”，这个会成立于一九三〇年春，参加者有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胡旭光等。这几个美术团体，在三〇年初开始有了相互联系，到三〇年“左联”成立后，由于许幸之、沈西苓等的奔走，对上述几

① 黄可则指出：“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至1936年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为诚意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主动宣布解散。”但他提出1936年秋这个时间的依据不明。可能是指1936年11月鲁迅逝世后，在救国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木刻作者协会一事。该协会的宣言回顾了新兴木刻在斗争中萌芽和壮大的艰苦历程，表达了木刻家们继承鲁迅遗志，在统一战线下从事救亡工作，继续与黑暗和强暴搏斗的决心。但这份宣言中并没有关于美联解散的内容，而且左联等团体解散是在1935年底—1936年初。

② 许幸之：《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前后》，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周年》，第124页。

个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帮助之后,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终于组成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①

时隔多年,夏衍的回忆中有一些模糊之处,例如他说“上海漫画会”成立于1930年,显然是将1926年12月由黄文农等创立的“漫画会”与1930年4、5月间在左联下面成立的“漫画会”混淆了。前一个“漫画会”成立于北伐战争期间,主要成员有黄文农、丁悚、张正宇、张光宇、王敦庆、鲁少飞、叶浅予、季小波等,他们创办了《上海漫画》,创作了大量具有强烈社会讽刺性的漫画作品。但除了王敦庆(即王一榴)曾参与发起时代美术社,这个漫画会与美联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后一个“漫画会”是在左联领导下的一个承担革命宣传任务的漫画组织,按照许幸之的说法,规模比时代美术社更“狭小”,而且活动的时间显然也更短暂。因此,这两个研究会不大可能是同一个。^②此外,朝花社那时实际上已经结束,鲁迅、柔石作为朝花社的负责人,对时代美术社的组织活动曾大力支持,而不是反过来得到时代美术社思想上的帮助指导。

夏衍的回忆尽管未必完全准确,但他谈及美联成立前的背景情况,给了研究者很大的启发。王观泉、黄可等的论著也都沿袭了这一思路。黄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一书,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认为从1927—1930年,先后出现有影响的左翼美术社团“漫画会”“五三漫画会”“朝花社”“一八艺社”“时代美术社”,它们都处于美联的“准备阶段”。美联的成立的确有个准备期,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都是美联成立前存在的进步美术团体,但它们的性质和作用还是有很大不同。夏衍也指出:“这几个美术团体,在三〇年初开始有了相互联系,到三〇年‘左联’成立后,由于许幸之、沈西苓等的奔走,对上述几个团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帮助之后,于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终于组成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可见,夏衍对时代美术社的作用也是特别加以强调的。

时代美术社与美联的成立有直接的关系,它在理论上、组织上为美联的成立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当1930年初左翼文艺运动高涨之时,以中华艺术大学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4—176页。

② 对此,王观泉在《美联与时代美术社》一文中也指出,由张光宇等人组成的这个漫画研究会“与左联的关系目前已经很难查考”“如上述漫画家中一个也没有参加左联活动的”。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下),第854—855页。

为背景成立起来的时代美术社，在《拓荒者》《萌芽》《艺术》等左翼刊物上都曾公开亮相，宣布“中国的最先的一个普罗美术的集团”的诞生，发布宣言倡导新兴美术运动，昭告了左翼美术运动的开端。特别是许幸之的《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和《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两篇文章，具有开拓性意义，被视为国内左翼美术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这是左翼美术运动的萌芽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要考察美联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应当从时代美术社开始。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认识许幸之、沈叶沉、王一榴等一批创造社人士在左翼美术运动中的开拓作用。

其次，国内的左翼美术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美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美联作为一个革命团体，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是在一批又一批革命美术工作者的奋斗下曲折发展的。作为文总下面的左翼文化团体，美联的活动时间确实不长，后期主要通过基层组织和骨干盟员开展工作。1935 年前后在文总和社联担任领导职务的胡乔木也曾指出，“1935 年‘美联’已不存在，‘剧联’估计也已停止活动……”^①1935 年 10 月文总内部刊物《文报》上刊载左翼各联盟的“新纲领草案”，除《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外，有《中国社会学者联盟草案》《中国新兴教育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国左翼报人联盟纲领草案》《中国妇女运动大同盟纲领草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草案》，的确没有美联、剧联的纲领草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左翼美术运动中止，更不意味着美联的工作只有教训，没有成绩。从 1930 年初美术社成立，到美联成立，此后再度恢复组织直至再次被破坏，美联这三四年间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往往工作刚有起色就遭到打压、迫害，但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绝不是没有作用的，它为左翼美术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一系列的组织运作，将左翼美术青年联合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旗帜下，并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一批骨干盟员，成为新兴木刻运动的第一批实践者和引领者。没有美联最初从组织上加以引领，左翼美术运动不可能有后来的面貌，更不可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

因此，必须看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总下面的一个革命文艺组织，美联跟左联等其他各联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也有起起伏伏的几个阶段，

^① 孔海珠：《左翼上海 1934—1936》，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1 页。

有高潮期和低落期,如果研究者以某个阶段来涵盖其他阶段,就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以致错误地认为美联不过是昙花一现。同时,“美联”及其领导下的左翼美术运动有其自身特殊的演进轨迹,有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如果研究者仅仅根据“纲领”“文件”等来判断它的地位和作用,就无法把握整个左翼美术运动的发展,自然也就很难对它的历史发展和贡献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回顾美联及其领导下的左翼美术运动,从1930年至1937年有几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29年底—1930年7月):理论与组织的前期准备。

192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积极筹建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在此背景下许幸之、沈叶沉、王一榴等以中华艺大为据点,发起成立时代美术社,倡导新兴美术运动,联合起沪上一批左翼美术青年。

第二个阶段(1930年7月—1931年底):美联成立初期。又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 1930年7月—1931年初:在革命形势高涨、国共武装斗争处于白热化之际,美联宣布成立,许幸之等被选为美联负责人,选出执委若干。盟员们随即投入到实际革命斗争中,但随着李立三路线的受挫及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美联的组织无形瓦解。

(2) 1931年初—1931年底:杭州一八艺社部分社员与沪上左翼美术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在鲁迅的指导下从事木刻创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以“一八艺社”成员为主的一股力量全面崛起,成为左翼美术运动的一支新军。

第三个阶段(1932年4月—1935年):恢复发展期。大致上也可分为两个时期:

(1) 1932年4月—1933年春: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各左翼团体积极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侵略的宣传。美联在文总的帮助下恢复组织活动,建立了由朱海、江丰等组成的党团小组,以一八艺社成员为主,先后成立春地美术研究所、野风画会、上海绘画研究会等,作为美联的活动阵地,打开了新局面。

(2) 1932年下半年—1935年:在“野风画会”等社团影响下,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专及杭州艺专的进步学生为主,涌现出众多木刻团体,鲁迅

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其中 MK 木刻研究会联合野风画会等多次举办公开木刻展览会，受到艺坛的关注。

第四阶段(1935—1937 年抗战爆发)：转型期。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大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力度，1934 年下半年至 1935 年，沪上木刻社团的活动基本销声匿迹，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却蓬勃发展，从 1934 年下半年起，以上海为中心，向南北推进，平津木刻研究会和广州现代版画会分别于 1935 年、1936 年举办全国性木刻展览，影响遍及南北大中城市，左翼美术运动进一步扩大声势。1935 年底—1936 年初，随着上海文化救国会成立，铁马版画、刀力木刻研究会等团体在上海成立，上海的左翼美术运动进入复苏阶段，1936 年 11 月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则标志着左翼美术界已经团结在抗日民族战线的旗帜下。

二

在早期左翼美术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几个名词：普罗美术运动、新兴美术运动、新兴木刻运动、左翼美术运动。这几个名称是否相同？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1930 年初时代美术社成立后，其宣言明确提出：“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新兴阶级的高塔，一是没落阶级的坟墓。诸君既是新时代的青年，决不愿意向没落阶级的坟墓前进吧？时代的青年应充当时代的前驱，时代的美术应该向着时代民众去宣传。中国的美术既是这样落后，那么新兴美术运动的机轮便不得不负担在我们的肩上了。团结起来吧！青年美术家诸君！团结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个人生活是自己的灭亡。起来！把我们的新兴美术运动扩大起来！”许幸之等大力倡导的新兴美术运动与普罗美术运动是否有区别？抑或只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称呼？

首先应该看到，新兴美术运动是在整个新兴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1929 年底至 1930 年上半年国内左翼刊物往往以“新兴文学”指称普罗列塔利

亚文学。如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第2卷第3、4期，就是以“新兴文学专号”的名义推出的，其中特别设立“各国新兴文学”栏目，介绍了苏俄、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作品；还发表了何大白、祝秀侠的《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新兴文学批评观的一斑》两篇论文。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第3期上，刊有上海现代书局的广告，预告冯宪章编译的《新兴艺术概论》即将出版；同时，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钱杏邨的《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问题》（第1期）、成文英（即冯雪峰）翻译的《论新兴文学》（第2期）、冯宪章翻译的《德国的新兴文学》（第2期，川口浩原著）、潘汉年的《新兴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等论文。此外，《萌芽》第3期上刊发的《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一文，开头即提到：“中国新兴阶级文艺运动，在过去都是由小集团或个人的散漫活动……”；左联的纲领也提到“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主要的工作方针中，其中有一条是“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总之，不仅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经常被称为“新兴文学”，其他文艺运动也不例外，出现了“新兴演剧运动”“新兴美术运动”等名词。

在《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一文中，许幸之回顾了新兴文学、新兴戏剧的发展，以此证明新兴美术运动的必然性：

资产阶级的美术与美术运动，既然跟着资产阶级的没落而没落，那么，无产阶级的美术与美术运动，自然也是依据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发展而萌芽了。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到怎样呢？这是事实的解答问题，用不到文字来说明。我们只要把新兴文化运动的发展来证明一下就够了。

在一九二八年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各杂志中，已经打出了普罗文学的旗帜，后来一时受了当局的高压，表面上好像是平静无事，但那潜伏的潮水，不久也就冲破了合法主义的土壤。除了被压迫而处死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太阳月刊》之外，现在还在打着旗鼓的有《大众文艺》，《拓荒者》，《萌芽月刊》，《现代小说》，《摩登青年》，和最近出版的《艺术》等左翼的刊物，他们都一致地站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拥护着新兴文学的进展。他如社会科学的书籍，几乎像洪水似地从印刷所送到十字街头。

在戏剧运动上，除了艺术剧社、摩登社等以鲜明的意识作为大规模的